

《华夷译语》（汉蒙译语）研究

哈斯额尔敦

（一）

我国是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。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之间很早以来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有了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，尤其是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。这种关系必然反映到语言文字上来。而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表现。

我国一些学者很早就用汉字记录了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。就蒙古族而言，在元朝和明朝出现了许多用汉字记录蒙古语言的书笈和资料。如：《至元译语》、《蒙古秘史》、《华夷译语》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^①等书笈中的《译语》。其中《华夷译语》则占有特殊的地位。因为它用汉字较准确地记录了当时（中世纪）蒙古语言的大量词汇，而它们成为我们研究中世纪蒙古语言的珍贵资料，同时也成为研究当时汉语，特别是汉语语音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《华夷译语》，顾名思意就是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对照词典。据史笈记载，我国曾有过畏兀儿、朝鲜、西番、鞑靼（蒙古）、日本等十三种译语。我们现在研究的《华夷译语》是汉蒙译语（以下称《华夷译语》）。

《华夷译语》版本和抄本较多，主要有：

《涵芬楼秘籍》第四卷中的汉文《华夷译语》（以下简称“涵本”），共上下两册，山跋、序、凡例、汉蒙译语和诏敕书状十二首等组成，于明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火源洁翻译，译语分十七类，共有845个词；

北京图书馆所藏汉蒙文（回鹘蒙文）对照《华夷译语》，分十七类，共有838个词；

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，其第一卷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汉蒙文对照《华夷译语》相同，第二卷和第四卷半卷（此半卷附订于第二卷）是汉、畏兀儿译语，第三卷和第四卷半卷是汉、蒙文译语，第四卷中还有一些汉、女真译语，第三卷分十七类，有314个词，第四卷分十三类，有402个词。

此外还有其他各种《华夷译语》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等。

据现有资料来看，《华夷译语》最早的版本是汉文本，没有蒙文，而蒙、汉文版本和手抄本中的蒙文是后人（可能是明朝人）所加的。

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学者曾研究过《华夷译语》。如：日本人山崎（《华夷译语词典的第一部分，天文类》）、德国人海涅士（《汉蒙词典——华夷译语》）、波兰人列维茨基（《华夷译语研究》）、罗布桑巴拉丹、包祥（《华夷译语词典片断》）和双福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《华夷译语》进行过研究、注释和标音。

本文研究的是北京图书馆所藏汉、蒙文对照《华夷译语》。

（二）

《华夷译语》是一部分类词典，分“天文门”、“地理门”等十七类，共有838个词。

《华夷译语》中的大部分词，与现代蒙古语言相同，但是还有一些不相同的词。而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：一些词在现代蒙古语言中已经消失或只在个别方言土语中使用；一些词在现代蒙古语言中虽然还在使用，但意义却发生了变化；一些词的使用范围与现代蒙古语言不同；某些词的读音和写法与现代蒙古语言有较大的差别。下面主要把《华夷译语》中与现代蒙古语言不相同的一些词，从词义、语音、语法形式以及正字法等方面做个简要分析。

天文门（共有19个词）

火敦：义“星”，音“火敦”——hədon②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хөн》（хөн——星）；但是词首辅音h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这是蒙语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，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hən（恒，хөн——年）→ən（өн），harban（哈儿班，харбан——十）→arban（арбан）（对于这类现象的分析以下从略）；当时回鹘蒙文（以下简称“蒙文”）尚未a、e和ə等音的字形一般是《·—·》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（这类说明以下从略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忽多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火敦。

克：义“风”，音“克”——kei，名词，其意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хийн》（хийн——风）相同，在现代蒙语中这个词仍然存在，但意义起了变化，有了“气，气体”意义；这个词的词首辅音k，也同其他阴性词中的k一样，在大多数现代蒙语中变成了x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克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克亦。

云：义“云”，音“额兀连”——e'ule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хүйн》（хүйн——云）；这个词的e'u，在现代蒙古语言中变成了长元音u:(y:)，这是现代蒙语中形成长元音的一种普遍现象，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a'əla（阿兀刺，хөх——一山）→ə:1(～ɔ:1)（这类现象的说明以下从略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奥连，《蒙古秘史》：额兀连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藕勒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额兀连～藕勒。

冰：义“冰”，音“莫勒（涵本为小“勒”）孙”——məlsə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的《хүснэгт》（хүснэгт——冰）；在大多数现代蒙语方言中这类词的l音消失了，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《хүснэгт》（səlsən，雪吕孙——胆）→ses（хүснэгт），《хүрээлэн》（хүрээлэн；斡列额勒孙，хүрээлэн——单）→хүрээлэн（хүрээлэн），《хүчнэлэн》（хүчнэлэн；察阿勒孙——纸）→хүчнэлэн（хүчнэлэн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忙宿，《蒙古秘史》：抹勒孙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每速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莫勒孙。

地理门（共有38个词）

兀：义“土”，音“石刺（应为“刺”）兀”——sira'o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

的《**жэл**》(jirəi——土)；在大多数现代蒙语方言土语中变为 **жэл**；当时蒙文阳性词中 **ж**～**х**的字形一般是《**ж**》(前面没有“双点”)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(这种说明以下从略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石鲁歪(沙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失鄂埃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勾罗害，石劳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石刺兀，勾罗害。

жэл：义“沙”，音“忽麻乞(涵本：“忽麻奇”)”——qəmaki，名词；其意义在现代蒙语中起了变化，不是指“沙”，而是指“微尘，尘土”；当时蒙文阳性词首(包括元音之前的) **ж**～**х**的字形是《**ж**》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**жэл эхэл**》，义“沙漠”，音“忽麻黑啜勒”——qəmag tsəl，《**жэл — жэл**》，义“红沙”，音“忽刺安忽麻乞”——holə'an qəmaki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苦马乞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忽麻乞。

жэл：义“路”，音“抹儿”——mer，名词；其意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жэл**》**жам**——路，道”相同；这个词的意义在现代蒙语中已缩小，只有“足迹，踪迹”的意义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抹乱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丁册：《**жэл**》，义“踪”，音“抹儿”——mer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木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木儿～莫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抹儿。

жэл：义“市”，音“巴咱儿”——badzar，名词；突厥语借词，原为“市场，集市”，在蒙古语新疆卫拉特方言中仍然使用着；以《**ж**》(s) 拼写了此音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把扎儿(街市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巴咱儿。

жэл：义“大道”，音“帖儿格兀儿”——terge'ar，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在达斡尔语中仍然使用着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帖凯格兀乱(车路)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、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忒儿革兀儿(大路)。

时令门(共有24个词)

жэл：义“冬”，音“兀奔(应为“奔”)”——ubul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жэл**》**жэл**——冬；这个词的第一个音节中的元音，同其他一些词(也包括阳性词)一样在当时的蒙语中发生了逆同化现象，即其e元音，受到后续音节中的u元音的影响，变为u元音。又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《**жэл**》(ubul，兀都儿——晝) ←《**жэл**》(edər)，《**жэл**》(uldu，疆都——环刀) ←《**жэл**》(ildə)，《**жэл**》(nədərha，弩都儿哈——拳) ←《**жэл**》(ndərha)，《**жэл**》(hədə'ar，忽扎兀儿——根) ←《**жэл**》(hudə'ar) (这类分析以下从略)，《至元译语》：五温乞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兀不勒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五补伦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奔。

жэл：义“旱”，音“哈(应为“哈”)”塔阿儿”——qata'ar，名词；词根是《**жэл**》**жэл**——干，加构词附加成分《**жэл**》(yar)；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жэл**》(xataxa——干，干枯)同词根，但是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**жэл**》(yan——旱，旱灾)代替了它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答阿儿。

花木门(共有38个词)

жигүс：义“桧”，音“赤郭儿孙”——tfigursən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жигүс**》(figursu——彬木)，不过它们的意义稍有些差别；当时蒙文中辅音ж，在词中，有时在词首以《**ж**》字形书写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(这种说明以下从略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赤葛刺孙(松树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赤戈刺孙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**жигүс — жигүс**》，义“桧枝”，音“赤郭儿孙格石温”——tfigursən gesi'ən，

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义（误，应为“叉”）克刺速（柏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叉克刺速（柏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赤郭儿孙。

义“胡桃”，音“只阿黑（应为小“黑”）”——dʒa'ag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代之而用的是《хаси》(xəsiya——核桃，胡桃)；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义（误，应为“叉”）哈哈（核桃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叉哈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只阿黑～杂哑～加力～叉哈哈（樱桃，核桃）。

义“甜瓜”，音“哈（应为“哈”）温”——qa'ən，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《至元译语》：奥文（朮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俺答朮奥文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温～俺哈太我文。

义“西瓜”，音“哈（涵本：“阿”）儿不思”——harbos～arbos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харбо》(tarbos——西瓜)；当时蒙文词末辅音s的字形是《с》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（这种说明以下从略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哈儿不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儿卜思。

义“葫芦”，音“哈（应为“哈”）巴黑（应为小“黑”）”——qabag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哈把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巴黑。

义“茄子”，音“巴丁哈（应为“哈”）”——badinqa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以《хаси》(xəsi——茄子)代替了它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хаси》，义“茄子”，音“巴丁哈”——badinqa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巴十（？）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把丁喇（？）～哈失。

义“萝卜”，音“土儿麻”——tərma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以汉语借词《лобз》(lobz)代替了它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笃鲁马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老必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儿麻～老必。

鸟兽门（共有116个词）

义“豺”，音“褚黑别里”（涵本：“褚额别哩”）——tʃe'eberi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жирон》(sirənəd)代替了它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啜额李哩（豺狼）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：《жирон 𠂇——》，义“豺狼”，音“褚额别里赤那”——tʃe'e deri tʃina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褚额别里。

义“猫”，音“觅食”——mij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以《мий》(miyəi)或汉语借词《猫》(mao)代替了它；当时蒙文词末字形《и》的读音可能是j音。又如：本《译语》的《阔》（阔式，qɔʃ——双），《哈》（哈石，qas——玉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蜜温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觅食。

义“小狗”，音“古出克”——gutʃug，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гэлүүг》(gelüüg——狗崽子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哥罗干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古出克。

义“蚊子”，音“孛可兀纳”——bəke'əne，名词；在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已不使用，以《батаян》(batayan—a)代替了它，只在卫拉特方言中仍保留着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播勾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孛口纳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孛可兀纳。

义“黄鼠”，音“竹木兰（应为“毡”）”——dʒəməoran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

书面语言的《**төмж**》(dʒoram-a——豆鼠)；这个词在现代蒙古语中发生了m和r辅音的换位现象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准补刺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准补刺，准卜喇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竹木兰～准补刺。

төрт：义“鸦”，音“刺臣”——lati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төрт**》(natin)；这个词的词首t辅音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n辅音对应，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一些词的词首辅音n在科尔沁、喀喇沁土语中却读为t辅音；如：《**ногто**》(nogto——笼头)——loxt，《**лебі**》(nabtʃi——叶子)——lebtʃ等，由此可以推测，这个词的读音可能反映着当时蒙语某一方言土语的语音特点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纳真(鸭鹊)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喇趁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刺臣。

төртэй：义“龙朵儿”，音“土林台”——torimtai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төртэй**》(toromtai——垛儿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独林及(?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土林台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林台。

төртэй：义“爪”，音“巴温(应为“疆”)”——ba'ol，名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төрт**》(sabar——爪子)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巴温。

төртэй：义“蹄”，音“土鲁(应为“疆”)温”——toroto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төртэй**》(toyotai)，在这个词中发生了t和r辅音的换位现象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秃鲁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鲁温。

宫室门(共有17个词)

ордо：义“宫”，音“斡儿朵格儿”(蒙文中没有“格儿”)——ordə ger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ордо**》(ordə)，当时蒙文词中的t和d辅音的字形(不论处在元音或辅音之前)是相同的(或)，这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。又如：本《译语》的《**орто**》(兀儿秃，orto——长)，《**теридкэ**》(脱里惕克，teridke——止)(这种说明以下从略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斡鄂朵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**лэг** **ордо** **хэ**》，义“龙宫”，音“禄斡耳朵格儿”——lq: ordə ger。

кербіж：义“砖”，音“客儿必石”——kerbiʃ，名词，哈萨克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**төгөсүй**》(tɔyɔsy-a)代替了它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**ке** **ке** **бид**》，义“砖瓦”，音“客儿必石察忽刺孙”——kerbiʃ tʃaxorason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讨思合(砖瓦)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客儿必石，什(?)斯合。

ке：义“铺面”，音“客必惕(应为小“惕”)”——kebid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汉语借词《**паша**》(pasha——铺子)代替了它；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忽丹独赤各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客必惕～忽丹突赤各儿。

төмөн：义“瓦”，音“察忽刺(应为“制”)孙”——tʃahorason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汉语借词《**вайяр**》(wayar)代替了它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**төмөн** — **хэ**》，义“瓦房”，音“察忽刺孙格儿”——tʃahorason ger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察忽刺孙。

器用门(共有71个词)

түлбөр：义“缰绳”，音“赤勒(应为小“勒”)卜儿”——tʃulbər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**түлбөр**》(tʃulbər——偏缰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赤勒不乱(缰绳皮)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春补儿，椿不儿(偏缰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赤勒卜儿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旗”，音“斡郎（应为“部”）哈（应为“哈”）”——*ərəŋqa*, 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ᡨᡳᠶᠱ》(təg)代替了它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秃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起立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干（误，应为“斡”）郎哈～起立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辔头”，音“哈（应为“哈”）答阿儿”——*qada'ar*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ᠶᠱ》(xadgayar——马嚼子)；这个词中的d辅音在现代蒙语中变成了dʒ辅音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匣答儿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哈答阿乱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哈答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哈答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当阿儿，哈甲儿（环）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炮”，音“斡儿不兀儿”——*ərbə'ər*, 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汉语借词《炮～炮》(pào:～bào:)代替了它；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ᡨᡳᠶᠱ 一风匣》，义“火炮”，音“哈勒斡儿不兀儿”——*qal ərbə'ər*, 《武备志》译语：炮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干（误，应为“斡”）儿不兀儿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鼓”，音“颗儿格”——*kərge*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ᠶᠱ》(xəgərgə——风匣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忽鲁哥，《蒙古秘史》：窟兀吼格（扇炉的风匣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可儿箇（风匣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颗儿格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簸箕”，音“折不客”——*dəbke*, 名词；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ᠶᠱ》(dəbigür), 这个词在现代蒙语科尔沁、喀喇沁土语中仍然使用着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折不哥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折不客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拄杖”，音“莎儿必”——*serbi*, 名词；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ᠶᠱ》(tajag——拐杖)；这个词在达斡尔语言中仍然使用着（sərb——拐杖）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笔”，音“兀祖克”——*ədžug*, 名词；其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笔》（汉语借词，bir——笔）相同；这个词在许多现代蒙语方言土语中已不使用，只在鄂尔多斯、科尔沁、喀喇沁等方言土语中仍然使用着，在鄂尔多斯方言中其原义未变，而在科尔沁、喀喇沁土语中它指的是“竹笔”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浴尔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租克。

ᡨᡳᠶᠱ: (可能是《ᡨᡳᠶᠱ 一席子》)，义“席”，音“赤兀勒孙（涵本：“赤亦兀勒孙”）”——*či'olson*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ᠶᠱ》(tšigirsu——席子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只立速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ᡨᡳᠶᠱ 一席子》，义“凉席”，音“薛里温赤兀勒孙”——*seri'un či'olson*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赤兀勒孙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秤”，音“巴惕（应为小“惕”）蛮”——*batman*, 名词；维吾尔语借词。在元朝铸造的一些秤砣上有这个词；其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秤》(čəŋnəgür——秤)相同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登及宿（斤秤），滕鸨儿（等子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巴鸭（误，应为“惕”）蛮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锁”，音“搠斡儿哈（应为“哈”）”——*čə'orqa*, 名词；其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锁头》(čəničə——锁头)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；《至元译语》：锁鲁哈，《蒙古秘史》：搠斡吼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搠干（误，应为“斡”）儿哈。

ᡨᡳᠶᠱ: 义“交床”，音“散札里”——*sandžali*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ᠶᠱ》(sandali——椅子)；在这个词中发生了dʒ辅音和d辅音的替换现象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撒折儿（交椅）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ᡨᡳᠶᠱ》(sandali, 散塔里——椅子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撒札里。

衣服门（共有26个词）

察鲁：义“鞋”，音“察鲁（应为“鞋”）黑（应为小“黑”）”—tʃarəg，名词，维吾尔语借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沙》（ʃaxai）代替了它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察鲁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义（误，应为“鞋”）鲁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又鲁，麻害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察鲁黑～麻害。

忽都速：义“靴”，音“忽（应为“靴”）都孙”—qədəsə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靴》（yətol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兀秃速；《蒙古秘史》：靴都孙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：《靴—靴》，义“皮靴”，音“阿刺孙忽都（孙）”—arəsən qədəsən，《登坛必究》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古堵速，五秃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忽都孙。

毡：义“毡”，音“洗思该”—sisgei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毡》（isəgəi），这个词的词首辅音s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，而在中世纪蒙语中一些词的词首辅音s常常相互替换或消失。又如：本《译语》中的《失思其儿》（失思其儿，siskir—嘴）→《失思其儿》（iskər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细细极，《蒙古秘史》：昔思该～亦思该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失思其儿》，义“毡慢”，音“洗思该·阔石格”—sisgei keşige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习使革，以四革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洗思该。

饮食门（共有28个词）

卜答安：义“粥”，音“卜答安”—bəda'a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饭》（bəday-a—饭），但是意义稍有差别，在多数现代蒙古方言中它有“饭”的意义；只在象现代蒙古语卫拉特方言肃化土语中仍保留着原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不朵，《蒙古秘史》：不答安（粥饭），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补答（饭）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补答（饭），补大（麦子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补答安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饭—粥》（粥），义“米粥”，音“阿门卜答安”—amən bəda'an。

兀惕：义“烧饼”，音“兀惕（应为小“惕”）篾克”～“兀惕篾”—utmeq～utme，名词，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在达斡尔语中仍然使用着（utum—饽饽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兀都麻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五秃木（馍馍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惕篾克。

珍宝门（共有13个词）

果列延兀孙：义“水银”，音“果列延兀孙”—gulien oson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汞—水银》（mengün oso）代替了它；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乞勒根兀孙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果列延兀孙。

人物门（共有86个词）

哈：义“皇帝”，音“哈（应为“哈”）汗”—qahan，名词，有些学者认为《汗》（qahan）和《汗》（qan）有区别，认为前者是统治各小国的中央大皇帝，而后者是诸小国之王，但是它们在《至元译语》和蒙文《孝经》等许多书中并没有明显的区别，一般有“皇帝，君，天子，王”等意义，在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一般只用前者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罕，《蒙古秘史》：罕，哈罕，《登坛必究》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哈案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罕。

古温：义“人”，音“古温”—gu'un，名词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人》（xuman）和现代蒙语口语中的xan（kun～kyn～kymyn）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古温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人—古温—古温》，义“人参”，音“古温忽儿班哈儿阿力”—gu'un

qərbən, hara'ali, 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苦文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古温。

ᡨᡳ—：义“伯父”，音“额宾”—edin，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一般用《ᡨᡳᡨᡳ》（jəxə abay—a—大伯，大爷）代替了它；《至元译语》：爱宾（伯伯），《蒙古秘史》：额宾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阿宾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额宾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姑姑”，音“阿孩额格赤”—ahai egeji，名词；这个词在大多数现代蒙语方言中已消失，只在象巴尔虎—布利亚特方言中仍保留着，但不是指“姑姑”，而是指“嫂子”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阿孩额格赤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妹妹”，音“朵宜”—dui～deji，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已消失；这个词可能由《ᡨᡳ》(deu)和阴性附加成分《ᡳ》(i)构成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对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堆亦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藕琴斗兀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朵宜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ᡨᡳ》，义“妹”，音“朵宜”—deji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弟”，音“迭兀”—de'u，名词；这是中世纪蒙文的写法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ᡨᡳ》(degüü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斗，《蒙古秘史》：迭兀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ᡨᡳ》，义“弟”，音“迭兀”—de'u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斗兀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迭兀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妻”，音“格儿该”—gergei，名词；词根是《ᡨᡳ》(ger—家)，加构词附加成分《ᡳ》(gei)，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ᡨᡳ》(gERGEI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格吼该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格儿该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孩儿”，音“讷温”—na'ən，名词；在现代蒙语中一般只指“男孩”，而且用得不多；《至元译语》：讷沃，《蒙古秘史》：讷温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ᡨᡳᡨᡳ—》，义“小厮”，音“讷温”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奴文（小厮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讷温，奴文（小厮）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子”，音“可卜温”—kebu'un～ke'un，在现代蒙古书面语中变为《ᡨᡳ》(xu)—儿子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可温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扣兀(儿子)，可伯文(孩儿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可卜温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ᡨᡳᡨᡳ—》，义“臣子”，音“土失绵 可卜温”—tuśimel ke'un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曾祖”，音“额邻触克”—elintʃug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ᡨᡳ》(elintʃə—曾祖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额邻触克，蒙文《孝经》；《ᡨᡳᡨᡳ—》(elintʃug)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阿林目处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额邻触克。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小儿”，音“口刊”—ke'aken，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ᡨᡳ》(xeəxən—女孩)，但在现代蒙语中它只指“女孩”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可兀客泥（小儿的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口刊。

人事门（共有132个词）

ᡨᡳᡨᡳ—：义“问”，音“阿撒黑（应为小“黑”）”—asag，动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ᡨᡳᡨᡳ》(asaya)，可能因表示现代蒙古口语的长元音而变为《ᡨᡳᡨᡳ》(asayə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阿撒黑，蒙文《孝经》；《ᡨᡳᡨᡳ》(asagbasə—一问)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下册；《ᡨᡳᡨᡳ》，义“借”，音“阿思兀周”—asə'ədʒə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阿撒黑。

ᡨᡳᡨᡳ—：（可能有误，应为《ᡨᡳᡨᡳ》），义“少睡”，音“那鲁（应为“噜”）思”—nəjirəs，动词，词根是《ᡨᡳᡨᡳ》(nəjir—眠，觉)，加构词附加成分《ᡳ》(s)，中间出现了连接

元音(ə)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nairsə—就寝,入睡);《蒙古秘史》:讷亦靴(睡)。

ئەرەت:义“舞”,音“孛知”—bedʒi,动词;即现代蒙古书面语言《ئەرەت》(bedzīg—舞蹈)的《ئەرەت》(bedʒi);《登坛必究》译语:伯赤(舞的),《武备志》译语:伯赤(舞的),把乞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把乞,伯赤(舞者)。

ئەرەت:义“骂”,音“莎可”—seke,动词;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dəxəxəx—一诅骂),可能其词首辅音s变成了d辅音;《武备志》译语:哈刺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莎可~哈刺。

ئەرەت: (写法有误,应为《ئەرەت》)义“讥笑”,音“酸直”—səndʒi,动词;即现代蒙古书面语言《ئەرەت》(səndʒiyəri—羞耻,羞愧)的词根《ئەرەت》(səndʒi);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丁册:《ئەرەت》,义“耻”,音“酸赤灰”—səndʒixəi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酸直。

ئەرەت: (写法有误,应为《ئەرەت》)义“爱”,音“塔阿兰”—ta'alam,动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tayalan—a—亲,吻),但其义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xairalan—a—爱)相同;《蒙古秘史》:塔阿刺周,蒙文《孝经》;《ئەرەت》(tayalaqə—爱),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《ئەرەت》,义“爱”,音“塔阿兰”—ta'alam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塔阿兰。

ئەرەت: (写法有误,应为《ئەرەت》)义“惜”,音“哈(应为“哈”)亦刺(应为“喇”)兰”—qajiralam,动词;这个词的意义在现代蒙语中已扩大,它除了保留“爱惜”这个意义外,主要表示“爱,宠爱”;《蒙古秘史》:哈亦喇兰(爱惜),蒙文《孝经》;《ئەرەت》(qajiralan—节,制节),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《ئەرەت ئەرەت》,义“爱惜”,音“塔阿兰 哈亦刺兰”—ta'alam qajiralam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哈亦刺兰。

ئەرەت:义“倾”,音“土俗儿”—tasar,动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tasarxu—泼出,倾注,倾倒);《蒙古秘史》:秃速靴出为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土俗儿。

声色门(共有17个词)

ئەرەت:义“大红”,音“阿勒(应为小“勒”)”—al,形容词;在现代蒙语中用得不多,《至元译语》:迹亦兀刺,《蒙古秘史》:阿勒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阿勒。

数目门(共有35个词)

ئەرەت:义“双”,音“阔式”—qəʃ,数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xəts),但其写法和读音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不同,即只有一个单元音和音节末尾辅音是ʃ;《续增华夷译语》:《ئەرەت—ئەرەت》,义“一双”,音“你刊阔式”—niken qəʃ)。

身体门(共有76个词)

ئەرەت:义“面”,音“你兀儿”—nul'ər~ni'ər,名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niyər—面,脸);这个词在大多数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读为nə:r,但在巴尔虎—布里亚特方言中却读为nə:r;《蒙古秘史》:你兀乱,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:纽兀儿(脸),《卢龙塞略》译语:你兀儿。

ئەرەت:义“鼻”,音“哈(应为“哈”)巴儿”—qabar,名词;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ئەرەت》(xamar);这个词中的b辅音在现代蒙语中变成了m辅音,而这种变化在蒙语中经

· 常见到。又如：《narbai》(narbai——全，泛)→narmai(narmai), 《nilboson》(nilboson——唾沫)→《nolmaso》(nolmaso)等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哈八儿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哈巴乱；《登坛必究》译语：哈把儿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哈把儿，哈巴儿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巴儿。

nilboson：义“唾”和“泪”，音“纽勒(应为小“勒”)不孙”——nilboson, 名词；这个词在现代蒙古书面语言中分化成《nilbos》(nilbos——泪) 和《nolmaso》(nolmaso——唾沫)，其目的可能是为了用不同的写法来区别它们，其实它们在口语中并没有区别；《蒙古秘史》：你勒不周(唾着)，《登坛必究》、《武备志》译语：你儿补速(眼泪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你儿补速(泪)，纽勒卜孙(唾)。

torohan：义“瘦”，音“土鲁(应为“鲁”)罕”——torohan, 形容词；可能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toranjxai》(toranjxai——瘦的)的《tora》(tora——变瘦)同词根，加附加成分《han》(han)；《至元译语》：都鲁欢，《蒙古秘史》：秃鲁周(瘦着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土鲁汗。

teru：义“礼”，音“脱鲁(应为“鲁”)”——tere~teru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teru》(teru)，但其意义稍有差别，它在现代蒙语中主要有“政权，国家，政体，朝代”等意义；《蒙古秘史》：脱鲁(礼，道理，道德，体例)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teru》(teru——道，礼)，《武备志》译语：脱罗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脱鲁。

方隅门(共有17个词)

derene：义“东”，音“朵罗(应为“罗”)纳”——derene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deron》(deron—a)；这个词的读音在现代蒙语中发生了变化，由阴性词变为阳性词；《蒙古秘史》：朵罗纳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derun》(derun—e)，《至元译语》：唾罗纳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deren》，《derbel》，义“东方”，音“朵罗纳 朵儿边勒真”——derene derbeldzin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朵罗纳。

umere：义“北”，音“兀篾列(应为“列”)”——umere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omar》(omar—a)；这个词的读音在现代蒙语中也发生了变化，由阴性词变为阳性词；《至元译语》：兀木捏(?)，《蒙古秘史》：兀篾列(北，后)；蒙文《孝经》：《umer》(umer—e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篾喇。

通用门(共有84个词)

ogtoryoi：义“虚”，音“斡(涵本：“豁”)黑(应为小“黑”)脱儿忽”——ogtoryoi~hogtoryoi, 名词；这个词可能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ogtaryoi》(ogtaryoi——天空，空间)相同，而可能由《ogta ogta ogai》(ogtaworoi ogai——无影无踪，根本没有)三个词简化而来；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干(误，应为“斡”)黑脱儿忽。

ayoi：义“宽”，音“阿危”——ayoi, 形容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ayoi》(ayoi：伟大的，宽的)，与《ayadgi》(ayadgi——宽的，肥大的)，《ayadam》(ayadam——宽大的，宽阔的)同词根；《蒙古秘史》：阿危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ayoi》(ayoi——广)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ayoi》，义“宽大”，音“阿危也客”——ayoi jeke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阿危。

fin：义“新”，音“失你”——fini, 形容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fin》(fin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失你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fin》，义“新旧”，音“失你哈兀陈”——

—fini qa'otjin, 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丙册：《新米》，义“新米”，音“失你阿门” —fini amon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失你。

—teren：义“旧”，音“考陈”（涵本：“哈兀陈”）——qa'otjin, 形容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харч》(xarč)；这种写法表示着这个词的当时读音，即当时词首辅音是q，并且还未产生长元音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哈兀陈；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新旧》；义“新旧”，音“失你哈兀陈” —fini qa'otjin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哈兀陈。

—teren：义“初”，音“脱伦（应为“禦”）”——teren, 名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төрөн》(tөrөn——头，首位的) →《турга》(tүrүgү——头，先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禦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teren》(teren——始)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脱伦。

—edui：义“未”，音“兀堆宜”——uduji, 小品词；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төрөн》(tөrөn——未，还没有)；这个词的词首元音在当时也发生了逆同化现象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兀都为（未的），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兀堆宜。

—qaqarqai：义“明白”，音“哈哈”（应为“哈哈”）儿孩”——qaqarqai, 形容词；词根是《qaqa》(qaqa——破，裂)，加动词构词附加成分《ra》(ra) 和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《qai》(qai)；在现代蒙语中已不使用，以《хэрхэ》(хэрхэ——清楚)代替了它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哈哈思（分明）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хэрхэ》，(qaqarqai——宗)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хэрхэ》，义“明白”，音“哈哈儿孩” —qaqarqai。

—ker：义“若是”，音“客儿别”——kerbe, 连词；即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хэрхэ》(xэрхэ)，它是由疑问代词《ker》(ker——怎生，怎样) 和小品词《be》(ba~be) 构成，而《ker》与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хэрхэ》(xэрхэ——做什么，怎么) 同词根；《至元译语》，怯里（儿时），《蒙古秘史》：额乱别乱（怎生也），蒙文《孝经》：《ker》(ker be——若是)，《续增华夷译语》：《ker》，义“怎么，音“客儿” —ker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克儿别。

—kem：义“麼道”，音“客蛮”（涵本：“客延”）——kemen~ke'en, 动词；义同现代蒙古书面语言的《gedžu》(gedžu——说)；这个词的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 kemen→ke'en →kem→gen(gedžu)；《蒙古秘史》：客额周(说着)，四卷手抄本《华夷译语》丁册：《言》，义“言”，音“客蛮” —kemen, 《卢龙塞略》译语：客蛮。

· (三)

《华夷译语》原版本（片断）

① 《至元译语》载于元朝《事林广记》中，《蒙古秘史》成书于1240年，《登坛必究》编纂于明朝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年），《武备志》编纂于明朝天启年间（1621—1627年），《卢龙塞略》编纂于明朝。

② 用的是国际音标，但为了简便起见，用浊音符号标记了不吐气辅音，用清音符号标记了吐气辅音。——以下同。



